

後漢書集解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皓蜀志作浩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

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

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

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

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

之於欽也惠棟曰譜謀之學消於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於是

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

其卓也王懋云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

疑生典與生默默生全全生千秋千秋生屬屬生陸陸生皓自不

疑以數至皓恰九世吳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陸後漢蜀郡太守

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陸避地渡江始

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

懋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爲六世耳陸爲蜀

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足異者何氏

之駁未爲得也文士傳云世系曰陸字選公高帝時爲太子少傅

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

集解惠棟曰益都耆舊傳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陵譚粲漢中李郁蜀郡張霸

共結爲友

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初字

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

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

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曰詳當見從

詳審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

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

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勅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

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

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

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

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懷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

順帝卽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

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集解王鳴盛曰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

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滅騰死罪一等亦不合錢大昕曰楊震

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

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三年事也皓爲司空在順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騰以言事獲咎因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

相距僅三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異詞也王補曰錢說是也說見

楊震傳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

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

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

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空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等坐謗誡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王補曰范氏好據風俗通與華陽國志惠氏所

引卽皓傳孤證不知其爲傳聞之誤也

四年己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

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集解周壽昌曰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偃年過八十黃瓊以

太尉卒官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如皓以八十歲罷入十三而復起尤少見

遣使者弔祭賜

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爲御史

集解先謙曰官本辟在爲上考證云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爲御史周壽昌云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

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或官本是

據此改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

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

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

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召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

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

與名不可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已奉天心書奏不省漢

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減罪者驛馬上之墨校以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願帝紀

集解惠棟曰八俊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

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埋輪持不動也馬融傳埋根行道以先

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傳亦謂駐車輪於此不肯之部非真埋之於地也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

恩已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

樹詔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

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

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也

御進

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

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

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

集解通鑑

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網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冀乃諷尙

書曰綱爲廣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

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減穢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魯相

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爲廣陵太守因欲曰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

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

集解惠棟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既到乃將

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

初大驚

集解王補曰通鑑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其事與韓愈書成

王碑討
良相類

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集解先謙曰蓋卽嬰
營外別爲會所以延

之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
太守也

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

欲曰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曰爵祿相榮不願曰刑罰相加今誠

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

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

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集解
惠棟曰案此則嗣當作祀

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集解通鑑胡注人以氣一出入之
頃爲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克反

今聞

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擊

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

集解惠棟曰
續漢書綱謂

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
醜飲則抱鼓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
必死及得綱言曠明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集解先
然開明乃辭還營謀曰據
順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後云是歲嬰詣綱降未詳何月也綱單
車到郡自當在嬰寇郡之後通鑑依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
月上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
恐非

卜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並畔曰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悉解
總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愼然當條

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微名干明時也綱以其
至誠乃各從其意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濊在廣陵縣東三十里
從岱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海陵分界綱爲廣陵太守子弟欲
勸課農桑於東陵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

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

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

年年三十六卒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年四十六

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

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

集解沈欽韓
曰方輿勝覽

綱墓在眉州健
爲縣峽山東

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

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綴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

集解先謙曰帝
紀永嘉元年廣

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則嬰終
非善良而後人撫輯之者亦未盡得宜也

拜綱子續爲郎中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綱子植郎中植弟續尙
書續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

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尙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

校尉

集解惠棟曰袁紀龔爲司隸
京邑肅然有高名于天下

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

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閭請

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目賢見引

不宜退目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

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閻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

名當時

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汝南先賢傳閻慎陽人友黃叔度于童齒薦陳仲舉于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言邊讓見袁

奉高云明府初臨堯德未彰劉孝標辨其未嘗爲太守也惠棟曰

閻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

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

功曹先謙曰閻又見黃憲傳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

遷司空

集解在文臺日文選劉琨勸進表注所稱王龔幹事遂陟鼎司也曰地震策免永和元年

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

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龔以中

常侍張昉等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實自首其罪也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

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

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

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具不作苟見不爲苟得

但曰堅貞之操

道俗失眾橫爲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

天象極未有詣理詆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合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講廷

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

事君侯宜引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決是織微感槩輒引分

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集

解先謙曰官本武作成王會汾云成帝監本作武帝按薛宣翟方

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惠

棟曰引分如薄昭殺使者文帝欲令引分是也王公沈靜內明不

可已加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

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

聞魏尙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尙復官也時君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

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

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曰老病乞骸骨卒于家龔棟
曰張璠漢記云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日幸不
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子

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龔棟
官本外作升

是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

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

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

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以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

者曰不爲爲難乎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思足以及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也王曰不能不爲

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

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
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集解惠棟曰孟子趙岐注折
枝案摩折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
節解罷枝也

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瀆于

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滄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

者曰幽陋好遺顛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

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

史記侯森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案解沈欽韓曰廣

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

次南第二門名石門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

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集解惠棟曰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暢少曰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

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

相集解惠棟曰案黃琬傳暢嘗爲御史中丞也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

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肅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減二千萬曰上不自首實者盡

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

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噲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噲音倍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齊塗之加于炭之上

使有罪隸馬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

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炮注云格以銅爲之布

火其下卽炮烙之事作格者誤索隱股本紀高祖鑿秦唯定三章引綁誕生云爲銅烙炊炭其下格明格之訛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

化大行策解先謙曰官本教作其

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也汪遠發屋伐樹將

爲嚴烈雖欲懲惡難自聞遠自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自

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

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

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士女沾

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恩已爲懇懇

用刑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良切不如行恩集解通鑑胡注

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

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

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

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爲取辱

遂俱讓而還也集解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傲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曰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

馬羸敗曰矯其傲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

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啖魚肉又云羊皮庇身車

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遂伯玉恥獨

爲君子集解惠棟曰未見所出王補曰意漢時有此府君不希孔

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

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

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

負薪逢傷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

也言儉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戶是孟子之辭集解錢大

則無失集解先謙曰官本人作戶是孟子之辭集解錢大

本貪作頑貪與廉相反
當從貪爲是訂補

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爲長樂衛尉建

宣元年遷司空

集解惠棟曰暢爲司空嘗舉九江太守魯峻見司隸校尉魯峻碑也

數月曰水災策

免明年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暢名在入後以水災免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

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子謙爲大將軍廢於家沈欽韓曰袁紀云暢與李膺等下獄誅謀

何進長史謙子粲曰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

盈坐聞在門側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圖碁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把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謀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集

種暲字景伯

集解通鑑胡注暲工老反

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

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暲悉曰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

人有知人之名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三輔決錄云

人謀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神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賦

必為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謀之知人也

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集解沈欽韓曰書鈔陳羣同歲論云初

乃至六人案此去和帝時裁三十年而丁鴻劉方所定之制

已自不行益私門競開倖進多方其選不精則仕途可知矣多得

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報國家爾助我求之集解

日袁紀歆謂謀曰欲召五副之自舉一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

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惠棟曰袁宏紀謀東出

送客駐車大陽郭裏 遙見髡異之還白歆曰為君得孝廉矣近

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邪謀曰山澤不

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髡於庭辯詰職事髡辭對有

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

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

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集解通鑑胡注寢者已却其

奏寢而不行過者其奏未達

遇而曷自曰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

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友

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曷

監太子於承光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監護太子中常侍高梵集解通鑑胡注梵房叢反又房

反從中單駕出迎太子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從中從宮中出忽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

胡注一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曷乃手劍集解通鑑胡注手守又反當車曰

太子國之儲副集解惠棟曰前書疏廣云太子國儲副宋均元命包注云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人命所

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曰知非姦邪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梵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以衣車

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隨去曷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貳常侍來無尺一

詔書安知非挾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命

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集解通鑑胡注愧己之不然而也

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曷素慷慨好立功立

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聞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

槃木唐敢叩樊諸國

敢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

集解惠棟曰西南夷傳作輔東觀記有傳

仍作輔也

卒後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

集解惠棟曰杜喬傳云永昌太

守劉君世

治鑄黃金爲文蛇曰獻梁冀焉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

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

稱天王

直或作宜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數百人

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

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焉承

集解通鑑胡注逮焉承傳詣京師也

太尉李固上疏救

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焉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

苦致此不詳

集解通鑑胡注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賊以致死傷也

比盜賊羣起處處

未絕焉承曰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

共飾匿莫復盡心

言各飾僞辭隱匿眞狀也

梁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

已後梁州羌動曰焉爲梁州刺史

集解陳景雲曰梁當作涼漢無梁州至晉始置耳

甚得

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

心若是乃許之焉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

焉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

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

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焉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

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焉爲度遼將軍

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

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

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

書舉烽夜燔燧邊解見光武紀

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

規等爲稱職相

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相字案橋玄於光和元年

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

今姑仍從宋本周壽昌曰范史不誤讀者謀也此蓋言所推達者

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在位三年年
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王補曰周說是
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
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變同徵議郎變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集解惠棟曰北

宋本四字作政化明則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

同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榮桓難進等

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榮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

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太常又曰卿大夫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

之喪賜諡誄也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集解惠棟曰案劉翊傳拂嘗爲潁川太守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曰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刀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

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

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

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已身徇國吾為臣

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觀明主哉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載劭語曰我父盡忠於朝為

時所妒父以身殉為賊所害吾為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觀明主三輔間之為之感動遂與馬騰韓遂及左

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集解錢大昕曰董卓傳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共攻李傕郭

汜已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集解惠棟曰紀注及董卓

傳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

周存六代媯滿繼虞建國於陳逮完徂濟實為陳氏公缺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就典籍兼通動海振裘褐即徵聘答宰司荷顯貢

者繼世而傳焉父齊廣漢太守齊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閣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時

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搃督郵欲令逐球

搃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

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

集解惠棟曰太尉陳球碑云遇繁陽令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

府後碑云

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寇鈔陸

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宋白續

通典云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

清湖縣南七十八里故城存焉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

州兵朱蓋等

集解惠棟曰碑云叛兵朱蓋等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十三百四十七類聚六十一引張璠漢記作朱益

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

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集解惠棟曰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

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

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牙爲矢

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

執反決水淹賊相距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尙將救兵至球

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

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曰上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球躬親

作事爲士卒先百工畢力

遷南陽太守曰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

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集解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惠棟曰球後碑云爲南陽太

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廷文臺曰書鈔熹平元年竇太

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宦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馬

者積怨竇氏遂曰衣車載后尸

集解惠棟曰衣車前尸所目載衣服之車也

置城南市

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

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大雅抑詩也

豈宜曰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曰馮貴人配祔

祔謂新死之主

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如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

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集解通鑑胡注本草云椒大熱毒齊明帝

將殺高武諸孫敎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

謂妻子曰若

惠棟曰魏氏春秋載鍾繇引鳩弗獲餐椒致噤也

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
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曰下各相顧望球曰
皇太后曰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
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
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
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
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
南尹坐盜
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
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
共盜通之至
鬪爭相殺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
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
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

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紹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

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暴尙納忠直之語不失母子之恩况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

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宜從

范曹節王甫復爭曰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

而曰李夫人配食

辰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今竇氏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

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

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

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曰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

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坤爲母

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

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

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

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

集解惠棟曰蔡邕太

尉李公碑云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汝南人累經州郡集解惠棟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曰李公碑

云咸歷官衛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

遷球司空集解惠棟曰陳球碑云乃遷衛尉遂曰地震免拜光祿

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

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

居永樂宮非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

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

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

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尙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

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集解先謙曰官本鄭作程是璜用事宮中

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召球

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節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

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

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節節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

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瑀字公璋瑀弟琮汝陰太守弟

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

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

廉刺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

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

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

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

問汜曰君言豪窳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

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

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

張皓爲廷尉故曰卿

龔糾便佞目直爲眚

眚過也

棟曰謝承書敘云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張綱埋輪王楊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

種

公自微臨官曰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六按補

張皓傳健爲武陽人

地詳光武紀下

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

至世系曰睦字選公

案何氏以蜀志不言張翼系出留侯爲疑

此不足疑也皓之官位名德炳於後漢既著皓爲翼之高祖自無庸遠溯留侯與諸葛鄧來固異矣六世九世字形易譌世字亦後人回改自不能保其不誤范書著良爲皓遠祖必非無本况又有世系可證乎且文苑傳載張超河間鄭人亦留侯良之後尤不容以非陽陵致疑也良之有後明矣而洪容齋乃有張良無後之說故沈錦彝氏謂其說爲非

其年卒官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

至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

柳從辰曰周謂黃瓊以太尉卒官殆亦用袁宏紀之說據本書瓊傳及桓紀則瓊以延熹四年免太尉復爲司空數月免七年卒非卒於太尉也惟胡廣以太傅卒官年八十二周遺未數當以易之

寇亂揚徐間

官本揚誤揚

乃嬰等更生之晨也

案晨當作辰各本均未正

親爲卜居宅相田疇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

三十里

案御覽七十五引揚子圖經言張縹溝在六合縣東三十里考六合乃漢堂邑縣地與此微異

張嬰等五百餘人

柳從辰曰袁紀作三百餘人

王襲傳山陽高平人也

地詳隗

各使賓客誣奏襲罪

柳從辰曰袁紀作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襲以罪

先去炮烙之刑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

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炮

柳從辰曰據呂覽炮作桔注云施桔棒於端舉而上

下之案叔和引呂覽證烙當作格並引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謂卽炮格之事是其取證止在爲格二字雕柱而桔乃相因

及之轉寫者誤桔爲炮耳說文有炮無烙則烙斷非本字晉書音義烙一作格是烙亦可讀格矣

日月之明注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

官本注以作而

種鬻傳始爲縣門下史

柳從辰曰袁宏紀始上有年四十四句史作吏

爲君得孝廉矣

官本君作尹是

適洛陽吏邪

官本適作近誤

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襄

案杜喬傳漢安元年徇察兗州還拜太子太傅

順紀漢安三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改元建康則此傳作太傅杜喬不誤也

人命所係

柳從辰曰袁宏紀人作巨則人當是大之譌案巨人皆本民字儲君副主民所係命也

與汜戰於長平觀下注在長安西十五里

官本注末有也字

陳球傳下邳淮浦人也

今淮安府安東縣西

獨繁陽有異政

柳從辰曰東觀記球爲繁陽令清高不動

分國虎符注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

官本注守作子誤

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引張璠漢記內上有郡字吏人作吏民案內當

讀入聲猶斂也謂斂己之吏人老弱共城守也若悉郡內吏人老弱城守而已之老弱不與惡得爲賢乎

各瞻望中官

官本官作宮

珪子登注陳元龍淮海之士

柳從辰曰淮海魏志淮作湖御覽七百六引同然登淮浦人則作淮爲長

二子過正注孟子曰矯枉過正

案今孟子無此文詳王符仲長統傳論按補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豫

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木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

年十三入太學號

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

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離被也位至

巴郡太守政甚有聲

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安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致素

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爲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已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集解何焯

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罪自殺計下詔

求根等卽在是年攻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
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元年帝尙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
長根等何據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言
輒進諫哉

練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曰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
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通鑑胡注蛆子余反凡蠅所集其遺子之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

處生爲蛆惠棟曰說文云蛆蠅乳肉中也

酒家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樂

布傳賣庸于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

保使也鴨冠子云伊尹酒保周壽昌曰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

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

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徵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

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撲撲牽曳於前

則光武時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
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撲撲者根尙積十五年酒
在安帝時且爲郎中非九卿先謙曰官本府作縣是

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
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

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

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

集解通鑑胡注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

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

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

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

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

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曰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

薦爲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

比猶類也

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

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

好道順帝世

百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

集解惠棟曰周禮云宮者使守門鄭玄云以其人道

絕也今世或然

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

暢白上乞退

集解官本考證曰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惠棟曰自下今本作白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擢拜郎

中四遷桂陽太守曰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

禮興立學校曰獎進之

集解先謙曰官本學校例引劉敞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

雖幹吏卑

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

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曰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

巴治迹微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曰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

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

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

復疾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

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頌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

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復一旦大風天

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

別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

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

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集

惠棟曰魚豢典略載太后詔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

復上誹謗苟肆狂警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集解惠棟曰續

漢志云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帝作陵制度奢廣多

壞吏民冢巴諫爭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九月丙午

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

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引其黨復諫永昌太守引功自效集解

先謙

曰官本效作劾引劉攽曰案功不可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

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

齊來也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居間何焯校本疑是倨簡不

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尙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

賤不易意同宗劉愷曰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

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集解

王補曰通鑑繫此於永興二年年袁紀繫此於永壽元年臣聞人非天地無曰爲生天地非人

無曰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集解惠棟曰注引書乃梅氏後出太誓也梅以陶習古文故附會其

說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

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集解惠棟曰

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稱宗元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

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靈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日之

中天言歷數方永耳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

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瘠瘠征夫

不遠嘽音昌善反瘠音管集解通鑑胡注陶用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

耳目帝不知以爲戒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

之謬輕上天之怒

集解通鑑胡注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高祖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

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

云以鹿喻帝位也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

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

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闖人也故天降眾異已戒陛下陛下不悟

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圃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

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集解劉敞曰案文令當作今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

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謂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於東觀之下也集解惠棟曰豐室即豐屋也說文作豐謂富厚之家

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

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

窀穸也厚夜猶長夜也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詔之人殺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

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援趙高呂車府

趙高爲車府令與增

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

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曰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尙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

周宣用申

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

甫曰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變是爲夷王夷王

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義也

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

郡李膺

集解通鑑胡注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王補曰陶又詣闕上書訟朱穆見本書朱穆傳

皆履正

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

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寶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

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

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

臣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

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

集解惠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民同意也

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

有鬼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鬼得水藻言喜悅也

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鈸操師乃怡前

敵後舞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謀之歡民懷惠懷之德拊操與鈸操

同漢人讀爲鬼噪言如鬼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軍

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鬼噪譁呼是也杜詩傳及

此又作鬼藻釋云如鬼之戲于藻非尚書之義也周壽昌曰武旅

節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

卷之五十七

五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

微不遺窮賤是曰養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問國

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養食者尙何預焉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養食庶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

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蓋曰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

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象天象也尙書曰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

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

見比年弓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

其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曰

保蕭牆之內也

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蕭之言蕭也牆猶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

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曰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

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

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集解通鑑

云君人者務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

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曰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

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

陛下寬鍔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鍔刻也音口結反集解聽民庶之

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見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

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集解劉攽曰注文莫不

爾極案文

不當作非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譴食

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

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

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

爾長懷中篇而歎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

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

斯歌是已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

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問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

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

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 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

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而

能監寐 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 監寐猶寤寐也

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

集解先謙曰起字當衍

秉國之位鷹揚

天下烏鈔求飽

集解惠棟曰烏當作烏周禮射鳥氏以弓矢獸鳥

交吞飢及骨

集解先謙曰官本飢作肌是

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

板築之間

役夫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

集解通鑑胡注卒讀曰粹 投斤攘臂登

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

爛而亡也何休曰魚潰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

集解通鑑胡注言雖錢大方尺不能救天

下之 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絪織枯之末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滄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蟻不

得置一足焉絪掛也音胡賈反

詩人所曰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

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

必曰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集解王補曰袁紀二十一晉書食貨志通典八皆引此議詳略互異

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九謝承書作縱陽長類聚五十御覽二百六

十七續漢書

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曰死易

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

後見左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過國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

夏諸侯後因爲氏漢有兗州刺史過相 曰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

所發若神已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

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

陽和及古文

集解惠棟曰張懷瓘云陶以杜北山本爲正案是正

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集解惠棟曰三百北宋本作七百

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

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是正也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

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

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曰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

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

郡護送流民

集解惠棟曰楊賜傳賜爲

司徒時陶爲掾建此議也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

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

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

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

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

遷尚書令呂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呂數切

諫爲權臣所憚徒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

之錢謂之陶既清貧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陶常典六郡然而

恥呂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

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

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

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

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

遂轉更豕突上京集解通鑑胡注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惠棟曰案豕性駭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食貨

志云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豬突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稀勇服虔云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軍孤立

時遼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

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

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

宜

集解惠棟曰漢時上言變事及警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雒陽見漢律廢篇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詔傳詣行在所

條對急政是也

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曰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

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

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

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

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曰爲

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

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

急其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曰威恩自此曰來各各改悔今

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

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

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已三仁

為鞏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遂閉氣而死集解惠棟曰釋名

經如無之為也袁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集解惠棟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

也孟子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

東海陳耽亦曰非罪與陶俱死集解錢大昕曰蔚宗作史重風節

公多不得立傳若耽之忠正無過觸宦者而耽曰忠正稱歷位三

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曰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

解先謙曰官本注為民蠹害者集解王補曰舉謠言木書凡數見

言其弊卒被時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集解先

本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

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集

通鑑考異案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是公

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

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鳴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穢濟

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集解

曰靈帝紀三月司徒陳耽免中平二年十月

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

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

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集解洪頤煊曰

后少冒姓梁氏及梁冀誅立后爲皇后改姓爲薄薄卽亳也四年

有司奏后本鄧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爲鄧氏此在延熹三年故稱

亳也五行志延熹四年五月尙稱亳后其復姓當在五月以數月

後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立皇后鄧氏史臣追書之

問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

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

集解惠棟曰濟誤當作清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臣聞皇后天下

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數曰

兩曰暘曰煥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華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集解周壽昌曰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尚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聲咸備氏是古通假字比年

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

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集解惠棟曰春秋緯保乾圖

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

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

謀臣萬戶曰上

集解通鑑胡注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

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

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謫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集解劉攽曰注帝之謫言也案文言當在謫字上先謙曰官本無色

字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

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尙

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集解惠棟曰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劔戟士徵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時弘農五官掾杜叟傷

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

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

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尙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

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

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

昧目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

秉洛陽市長沐茂

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司農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郎官

上官資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以上官爲氏

並上疏請雲帝志甚有司

奏曰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羅

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集解惠棟曰袁紀廷尉奏雲不遜欲復抗直

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集解惠棟曰袁紀廷尉奏雲不遜欲復抗直

入奏也

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

罪集解通鑑胡注霸詭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云

帝之志怒爲何如邪廷尉既當以大逆不道請論如律而管霸持

入覆奏詭言若此實欲以冷語激帝起之速殺耳自古小人陷害

君子每假手於人君而已不欲居其名類如此機穿相帝謂霸曰

襲私爲祕計世主不悟輒墮術中此足爲世永戒者也集解

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願使小黃門可其奏集解

日百官志云舊光祿勳有二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吳伉也雲

眾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賈瑤使行部過祠雲墓

刻石表之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

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

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已自戒卜商詩序貴

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許摩上已街沽成名哉絞直也許正也

沽賣之也集解蘇與曰論若貶雲然以一令而爲立專傳則范氏

之激揚風節意可見矣謝調觀其一壯釋姓社雲議自正至以黃精

代見請對陳項度田許氏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

諸姓是則陰陽之蔽也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

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集解先諫曰官本者在邦下引劉劭曰

注宅在邦者案儀禮遂乃露布帝者班椒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願

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夫未信而諫則已爲謗已論

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辨清河太守謝承書曰父祥

爲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

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

集解惠棟曰廣陵列士傳云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爲長鬚方正

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已豐沛枝肩被蒙

復除

集解惠棟曰前書王子侯表云詔復家師古曰復家獨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鄭曰舍者謂有復

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

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

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

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

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

楚猶痛也周壽昌曰案即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清譜庸回可證注即本杜注誠願陛下且已

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

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

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集解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肩

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

有命開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

國承家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九女夏殷制也集解惠棟曰案公羊

知章懷何據以為公羊傳也未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集

惠棟曰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費士璣云九房似即九宮易

乾鑿度有太乙下行九宮之說而無河圖之名據此文則以戴九

履一者為河圖宜可信錢大昕曰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

為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八卦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

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此即伏羲所傳伏羲以水德王故云

帝出乎震也依八卦方位併中央數之即為九宮義皇畫卦既取

則於河圖則九宮為河圖信矣若雜書本文但有初一日五行以

下六十五字河有圖雜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附會

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雜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

為河圖且謂合於大衍之數不知宣尼繫易固言大衍之數不言

圖也自天一至地十衍之為五十有五不待圖而顯也今女嬃令

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

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

時淫則生內熱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

惑蠱之疾也

絕其道則水旱為并集解蘇輿曰并即隔并親職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簣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

至是以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

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皆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

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

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

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

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眾也

促已嚴刑威已正法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法正

引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

考事姦情賅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

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已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

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已北辰之尊

集解惠棟曰天

之貴神曰太一太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

一者北辰之神也謂親近狎者集解惠棟實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日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呂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

疑後承左及開東序金騰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

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臣控控推情言不足

採控控誠懼懼曰觸忤征營惛惛集解惠棟曰於是特詔召瑜問災

咎之徵指事案經識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

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

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曰侍中尹勳爲

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

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

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己行不合於當時不應

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已有道徵四遷尙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

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集解惠棟曰諝

都亭侯尙書張敬集解惠棟曰山陽西鄉侯案歐陽參修武仁亭侯

李偉集解惠棟曰宜陽金門侯虞放集解惠棟曰宛周永遷鄉侯黃瓊疏曰尙

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並封亭侯勳

後再遷至九卿已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

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已爲訛言子琬

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輔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

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建寧元

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二年當是元年之誤

日度字升濟遼東集解惠棟曰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建寧二年四月

襄平人見魏志集解惠棟曰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

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集解惠棟曰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元

年非熹平也集解惠棟曰五行志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

公卿召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

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斂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

陰之作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有下伐上之病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龍蛇之孽也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

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集解惠棟曰熹平九年十月熹惑入

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

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已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

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

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狄謀伐襄王集解蘇輿曰倍二十四年公羊傳王者

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用其義前書如嚴助霍光傳並引春秋此事又見春秋繁露王道篇鹽鐵論孝養篇孝和

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已爲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

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已桓帝爲父豈

得不已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

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已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

思凱風慰母之念

尙書舜典曰蒸蒸又不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

莫慰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

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

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

曠詩國風曰如可曠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

集解惠棟曰繼卽繫也李固傳羣下繼望亦讀爲繫古文今之四

繼繫通用易繫用徽墨繫亦作繼詳棟所撰九經會最

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索蠶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

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

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蠶易曰負且

乘致寇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劉寵爲司空在建寧元年注所舉

太尉劉矩亦以元年十一月免官似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非二

年矣惟許訓爲司徒與本紀未合惠棟曰袁宏紀云寵在朝廷正

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

退無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鼎實也折足覆餗微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

可消國祚性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

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

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言他罪收考
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
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

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言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

識叶韻音式侍反集解惠棟曰

古知識字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

方殊事

集解王補曰杜樂二劉李謝皆以直言強諫不得其死弼誣死於他罪尤爲冤抑根既死復蘇而在朝廷固已嫌糞

撲殺之矣李雲之死獨爲當世所中訟者蓋黃精代兒帝欲不諱視鳴條檀車等語倍爲顯切激厲又所上書既露布不封并移其副於三府且杜眾上書請與同死跡似黨許故帝之悲怒益甚而論救者亦愈急及雲既死而黃瓊病篤襄楷詣闕並上疏極訟其冤漢季之以忠諫死者多矣而雲爲尤烈哉

杜樂劉季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終

後漢書五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七校補

杜根傳潁川定陵人也

地詳光武紀上

位至巴郡太守

案先賢行狀云三府竝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

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是其前僅一爲宛令也

爲宜城山中酒家保集解周壽昌曰

至非九卿案撲本卽扑字虞書扑作敎刑月令

司徒摺扑皆謂以板楚撻之卽杖刑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通俗文連杖曰撲則撲殺猶杖殺耳明帝捶撲尙書近臣開後世廷杖之漸三代所未有雖秦之暴亦不聞有此定規明帝固非然未至殺人也至以囊盛人而加撲於殿上至於死則迥非常法不得與明帝之捶撲牽曳並論周以始皇之囊撲二弟爲比可也乃謂撲卽始於秦而疑根非九卿可撲則誤甚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

沈銘彙曰袁宏紀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

爲意使不加以故以撲輕得免但如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柳從辰曰袁宏紀載根上書直諫在永初二年十二月後積十

五年作積十年餘

拜侍御史

錢大昭曰先賢行狀作符節郎

稍遷濟陰太守

柳從辰曰袁宏紀根爲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移風易俗

樂巴傳魏郡內黃人也

地詳光武紀上

劉陶傳劉陶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作劉陶駘亦多一駘字案臨邑侯

劉陶駘乃安帝時人見本書胡廣張衡等傳及文苑傳與劉珍等校書東觀同作漢紀者也陶一名偉而仕在桓靈之世事迹

爵位又無一合者徇覽之誣所易見也

潁川定陰人

官本定作潁柳從辰曰潁川郡無定陰縣袁宏紀亦作潁陰官本是案開本此處原板斷爛缺雅德雅字

定字正與雅字平行有新稿痕蓋原亦缺字書賈妄補之耳

濟北貞王勃之後

案勃淮南厲王長子前書

傳有

不修小節

柳從辰曰袁宏紀陶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疾惡太甚以此見憎

耳不聞檀車之聲注詩曰檀車嘒嘒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錢大昭曰檀車

用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也注非

妄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

官本注無威字

高門獲東觀之辜注孔子謂魯司寇

官本注謂作爲是

武旅有鳧藻之士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

柳從辰曰

詩大明疏引律歷志還作遠是御覽五百七十四引作建亦遠之譌

師乃怛

柳從辰曰怛本亦作招段玉裁云招乃抽

之段借謂抽刀以擊鼓也

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絺織枯之末注則蛾不得置一足焉

官本注一上有

其字絺掛也音胡賈反

官本注賈作賈是

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

至作滇陽長

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本書仍作順陽長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

案樂松阿諛細人素黨奄宦楊賜蔡

邕陽球皆亟請廢黜者也以劉陶之有識何肯比匪且角等竊入京師本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爲內應松所厚也護遂流民各

還本郡以孤弱賊勢所陳者揚賜之本計松所仇也松亦不應肯爲陶助奉車都尉一官中興以來率親故大臣子弟爲之松

新進小生並非勳裔亦不稱爲此官此與楊震傳之中常侍樂松均疑姓名有誤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案上文止言讓送沛民未言捕錄後則又才

錄亦不成文理
捕當爲補之語

車騎之軍孤立注不克也

官本注克
作尅俗字

冰駭風散

案駭當爲解
聲近之語

李雲傳甘陵人也

地詳
安紀

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府也

沈銘彙曰卽今揭
帖先呈部科也

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

官本注無也字顧炎武曰
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

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
黃帝也案雲書自高祖以下專言封爵之溢又單超時並拜車
騎將軍也毫以國爲姓本出自陳宦
官姓多假託疑亦有出五氏者也

郎官上官資

官本郎官
作郎中是

劉瑜傳高祖父廣陵靖王

案靖王名守
前書有傳

生長六疾注女陰物也而晦時

案左傳陰作陽杜預注云女常隨
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

時顯炎武云女陰也陰中
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代之如此

官本代
作伐

又陛下曰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

之神也

案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天子代天立極尊無二上是卽
北辰之尊也爾雅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論

語管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前書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惠引太一天神釋北辰仍與天文志合

說本鄭君乾鑿度注
張衡傳注已詳載矣

勳字伯元

至因黜勳等爵

案尹勳旣列黨錮傳不應又附出於此
且一人手筆而兩傳互異處甚多將何

從乎故鐵大昭侯康皆極論其失蘇與亦於黨錮傳補論之然
如彼傳之州郡連辟察孝廉第三遷都郾令則與此言不應州郡

公府禮命者異彼傳之舉高第五遷都郾令則與此言不應州郡
徵四遷尚書令者異彼傳之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徵拜將作

大匠乃轉大司農不云奪爵與此言再遷至九卿改侍中黜爵
者又異蘇氏亦未徧及也侯康謂彼傳睦爲司徒頌爲太尉攷

和紀永元四年大司農尹睦爲太尉五年薨於位則此言睦爲太尉頌
年光祿勳尹頌爲司徒永壽三年薨於位則此言睦爲太尉頌

爲司徒者是頌字公孫疑卽因祖爲三公而字之則頌爲睦孫
亦以此傳所言爲近茲觀靈紀建南元年瑜勳被禍書尚書令

尹勳侍中劉瑜並與此傳引瑜為侍中以待中尹勳為尚書令者相合是正當舍黨錮傳而從此傳未可以附出為贊矣蓋唐氏撰後漢書實先成諸總傳未及釐訂勘合而卒故總傳所傳往往有與本紀及他傳岐異者亦不獨黨錮傳為然也

謝弼傳東郡武陽人也武陽當云東武陽地詳劉植傳注東郡濮陽人也安紀

建甯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官本二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年當是元

年之誤案靈紀舉有道下詔雖在元年郡國守相遵旨薦舉奉本作三年證以弼上封事所言各事無一合者殆必誤矣

時青蛇見前殿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

見御坐上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甯元年非熹平也柳從辰曰靈紀誅陳

賈遷太后皆建甯元年九月事竊上封事以蛇見為太后幽隔之故則青蛇之見不當作元年四月錢說誤案柳說是也

帝時漢祚將終災異迭出青蛇青氣皆見不一見紀志列傳互有詳略亦書不勝書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楊賜上封事

極論無所諱而不復及陳寶太后事則必以陳寶之事既往帝又已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供養有加無可言也若

為建甯元年帝年甫十二而賜乃陳關雖晏起皇甫德妻有是理乎足知熹平之青蛇別為一事不可應改也錢氏惟堅

執建甯二年爲元年之誤又以劉龍官司空在元年而弼上封
事稱司空劉寵據一孤證以改續志而反忘元年四月尚無陳
竇太后之事可謂蔽矣且靈帝之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如在元
年四月則是時舉有道之詔猶未下弼何從入京陳言乎至弼
之上封事在二年則尤有可證之數事靈紀建甯二年四月癸
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可證弼上封事卽應癸巳
之詔一也紀雖未及拔木與青蛇見而續志載大風雨雹拔郊
道樹年月日既皆與紀同則可證是日大風竇有拔木事矣又
袁宏紀明載建甯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則可證青蛇見前殿
卽在大風拔木之前一日故傳連類言之二也又本書張奐傳
奐建甯元年振旅還明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
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亦極言陳寶以譏誅戮人
懷震憤太后恩禮不接遠近失望竟與弼上封事其事其時其
言一可證三也又傳言蛇見拔木卽在弼對策除郎中時亦
可證弼之被舉已同在建甯二年不當改元年矣

妖氣生乎失政

官本妖氣作妖異

仰慕有虞蒸蒸之化注蒸蒸猶進進也

柳從辰曰詩文王蒸蒸哉韓

傳云蒸厚也則書云蒸蒸亦爲言舜德之美與厚尚書孔傳參
正已取之似可補注義之未備謹案參正博采旁徵兼存別義
惟虞書此文上言克諧以孝則於孝德之美厚已贊之矣蒸蒸
而進取足上文於義順也孔傳雖不足據然毛詩泮水鄭箋亦

同此訓自非無所本否則竟依雅訓蒸
蒸作也如物盛興作之貌義亦可通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注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

爲太傅及寵也案靈紀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在建甯二年四

誤至寵同時四公則聞人襲爲太尉許相爲司空胡廣爲太傅

及寵也彌上封事後至五月而襲罷相免至六月而寵轉太尉

惟廣庸庸保位而已劉矩與寵同爲循吏負當時重名無論飛

決不至斥爲素餐致寇之人且矩自建甯元年十一月以日食

免後未嘗再出許訓則至二年六月始由太常代寵爲司徒章

懷注之謬誤所當亟糾者也至錢大昕因傳文一字之誤而並

疑章懷本元是建甯元年則其說抑仍不合以元年劉矩爲太

尉在五月劉寵爲司空在八月胡廣爲太傅在九月寵爲司徒

卽代廣也並無寵爲司空而廣同時爲太傅之事則仍必改傳

文空字爲徒字說乃可通而錢氏又疑續志之熹平元年四月
甲午青蛇見御坐上爲是建甯元年事若在建甯元年四月則
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尚皆在位不獨寵未爲司空廣未爲
太傅卽矩時亦未爲太尉斷斷首善官本首
况許訓乎故曰仍不合也